

江戸繁昌記

五篇

LA29
テ



天保七年新年鐫

靜軒居士著

五編



繁昌記

克巳塾藏板

江戸繁昌記五篇

靜軒居士著

昔者平氏也源氏也北條氏足利氏其相代盛當時孰不謂繁昌莫過焉平氏焉知有源氏之盛北條氏焉知有足利氏之繁昌何也無有一人記之思其人皆待俟其極而記之而其世遂向式微所以無記歟嗚呼四氏又焉知今之盛至乎三百年之久而更益繁昌可謂古無比矣想二百年前之人亦孰不謂繁昌莫過焉百年前之人亦孰不謂古無比何復無有記之蓋人俟其極然耶天俟其人然耶何不記宜記

予謂今之盛將歷千百年而繁昌無窮矣俟焉乎記然而我豈天所俟其人哉則後之讀者將有於斯文而有感於斯人而謂記之不如無記與

千住

落月嘶山雞聲催曉店烟未揚橋霜始白早聞歌鐸之音擔歌之聲驚殘夢喚懶眠驛樓上客割愛待去妓道尚早請且徐徐恐怕那小塚原大客道今復孰畏淨土寺外更新葺法華堂賽報趁夜香火薰曉今日經宗之盛延及這地寂莫之野化做鬧土要亦江戶繁昌之餘波但比感應寺不足言聞否那築廣大

去秋作基時分幾萬善男女隨喜信心執役運土不日功成始知不庶民子來之虛語兒女狂顛並裁新衣飄紅揮紫鬪豪競奢祭禮節一般光景也像妓道聞々未知其地在何方客道雜司谷鬼子母神之西不上半里距妙法寺數里而遠三刹頡頏可想他日繁昌妓道怎生這等盛昌全出祖師妙德去歲此方開帳帝釋也翻天覆地客道真箇翻天具真連中朝賽趁曉打鈺打鼓攪人家眠吐々古怪信心歸依大抵有度我亦為他攪殺每晚安眠不得一夜怒氣激發把桶水望那鼓聲潑々濺送還被那夥忿嚷煩大家

累名主騷擾一會妓道君宗門何客道累世淨土新
宗是也如我親鸞上人德更高功更廣那東西御堂
通兩都並壯麗他宗少見誠知功德之驗每歲御講
時分天必牢晴可仰功德無天所謂御講日和是也
妓氣色頰甚不佳道去窗欲白客出些銀子道留
充使用妓推辭不肯受道無用勿為客道今日恁然
放道去勿為除非要收君須改宗旨客始曉其
意道南車阿口中急更道南車妙
飯熟酒炉烟足箇驛店裏一面祖席幾位圍坐
盃酒始下筵中一位先生眉軒席次一人執盃朝進

壽且歌曰賢君以義兮取先生先生任道行先生以
學兮取顯榮賢君卑禮迎千載一遇兮道義合君臣
一揆兮德政明堯舜之君兮堯舜之氓梧桐兮將茂
鳳凰將鳴先生喜色可掬道所謂業精干勤勉哉諸
兄不佞原來魯鈍豈如兄等有才有識但是務讀書
精力過人蓋纔有之以此有今日何幸為鎗一本之
主辱粟九百之俸錦衣晝行輕肥歸鄉憶起青年筆
耕擔飢時分一碗夜幾齏麵待喫欠錢况百錢局妓
或偶獲錢四文一合薄酒合直僕射大臣錢店內客飲搗大駭安一
脚無一脚其樣也似何前
所置捏像大臣
俗因有此語青列從事爭奈到臍時酒已數行一友人六

醉特洗一大白，壽以為別道。經天緯地，濟世救民，才
識如此，學問如此，世其有幾？可惜屈兄，大學就這小
祿，然仕依義多，少何算祿。庶幾兄使其君為堯，是期
、庶幾正風化俗，是望、一草一木，勿偏於窮
理，村學良知良能，勿陷於野狐禪學，勿為祖徠學之
粗漏，勿為簡齋學之偏固，考證勿局，訓詁勿泥，勿內
虛文，而外實行，惟精惟一，允執其中，四書研究，石祿
永終。

士卒排列，喝道啓行，大國某侯朝覲，參府是也，双
箱耀金，長槍揮毛弓矢，張武烏鉞，揚威濟々，擺、照
步止，齊公擁節，在輿扈，從之士蜂簇護輿，幾箇大臣
騎從殿之，金鞍朱纓，又驄又駱，虎韞豹橐，又檠又戟，
人物之壯，武具之美，存軍國之典刑，為清世之黼黻，
令嚴不器，以聞人馬之行聲，却是多少，從臣有忠有
佞，人心不同，如面，目一箇、異思、一人肚裏想道，水
涉山跋，經歷千里，雖太平世，豈無不虞之畏，公與魚
恙，從者不痛，今日只今，魚車入都，祝、何喜，如之，今
晚上，館今夜安眠，真箇肩上下卸，却箇重大擔，來却，必
慮，又在繁華內，紛雜送日，斂也，十分試不得馬也，十
分馳不得嘆、又是一年閑，却此好日子，一人腹中

暗算道今日何等好辰壯健到着身入劇地奇觀妙
遊明日為初又撒興又暢鬱口將飽甘美眼將眩佳
麗妙快獨恨不追着假宅時節僕每不幸來
後去先半生未掌一喫割床風味想起前番知音那
實無恙逃火否當時臨別痛哭言折指俟信他極貞
實決非假哭決非偽淚雲想衣花想容知使他每日
斷腸今日只今汝情即至汝良人來雲是真雲花不
復假計應他卜筮偕會言知近忽聞美馨襲鼻看時
看鰻鱧店濃烟輕走薰香益嚴古語所謂過屠門而
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他暗吞涎道是亦江戸

香明日須嘗矣都俗呼鱧炙謂之蒲燒割有法燻有
巧法用美酒染用白醬炙割之妙酒醬之美田舍所
無因題曰江戸前今乃江戸前之行到處湧烟其香
極佳遠人所呼做江戸香

千住有一大橋即曰大橋橋北曰上宿橋南曰下宿
由下宿至山谷間人戶中斷一面田野所謂小塚原
是也官用此閑原為刑場重罪大犯戶以鳴其罪
因建淨土寺且置露石地藏佛使厲鬼有依念佛之
声常不絕香火之烟日夜薰德刑並流可不仰哉
去歲隣淨土寺更創法華寺乃都人繁賽原野改觀

今不復荒涼也。下宿入戶稠密繁華歲加郭內為準
亦有謂寄者于晝于夜交番演伎一個會樓今番
揭落語牌聽者疊有一位伎人坐下高床啓一聲說
起道着官且聽近今法華宗之盛眼前那一寺亦教
在新蓋中却怪落成來每夜五更時分向那兩剎間
一夥六字一夥七字歎号並顯靈兩陣相接吶喊爭
銳木魚之聲震天錫杖之响裂地苦戰例至曉止只
是今日經風之競且六之与七衆寡不敵淨軍漸困
那地藏佛欲勸解息兵然元來石身重人甚難周旋
方便不得投錫嘆息於是淨家計議將去增上寺借

援兵却思道途遠絕比援至軍或潰不如乞之總淺
寺權屈一公極危急則箇一靈道台家原來朝念題
目又唱念佛如錯遣題目來猶何為我用却是利害
不如往總淺寺他是禪宗原不立文字决不立異同
於六七之間乞之必應衆議一決一靈衝圍徑走總
淺寺參大和尚案下九拜拈香告訴道兩家交兵難
奈衆寡不敵我軍屢困一利之念佛危將陷無間地
懺伏請鄰寺之好借數字極急那時大和尚微笑
着拂一拂道些少作用何惜一字却是佛法無多子
我門原来一物沒有請辭去、、勿復費饒舌喝一

坐哄笑撫手道新奇

淨土寺後邊有一所化場繁昌之餘烟不知日火幾多屍夜火起烟朝風吹灰今日則回尚院明日則永代寺何寺何院皆轉送於此便亦從錢之多少上下其燬方錢多則連棺為灰因謂其斯曰別火屋少則直火屍火屋內剷地作墳深可尺廣恰容人身中藉巨薪以待買火者日影已斜有人送尸數箇旗人從棺入屋管火問姓名受棺置之墳側忽着一脚揚處棺木破碎急抽尸投薪上抽時遲那時早把薦掩之方纔吹火謝送客出去明日旗人趁曉收骨可憐一

塊血肉只是數寸灰温便用箸拾骨粉碎一掬盛之小壺皆道乾淨結果得好豈於人心無愧乎我亦欲此乾且既如此地獄雖有極樂雖有連可攀可陷之手足既已無有於我安心

梟得水上一箇凶首面青黑又如眠又如晒數箇管照乞兒警備守木一人走淨土寺香火灰掠一把線杳來傳火食烟說道聞去冬鈴森之梟觀者傾都那方遠近屠沽莫不得餘贏豈不亦繁昌都之事希有々不思今世猶看此梟今番仙字一件何甚似前番仙字様子奇談々可仰官公正明斷刑一

人，千万人慶，小人貶斥。君子愈顯，實吾輩萬民之幸。福祝，快，世人常言，乞兒，以賤我曹，却是他。暗夜乞，貨孰若我，白日乞，食何殿，撮，可殿，撮，而不如乞兒，乎好笑，聞，初，那忠臣，臨刑，晴天暴，陰疾，風飛石，怒雷劈，木，便是彼，蒼了，感通，不然，豈可不，畏而戒，但看原頭，紙幟搖，標出撥，人漸，前來，幟，後馬上，網縛，一箇，妙年美人，正是雪約，梅花，兩虐，海棠，着時，一雙，淚兩滴，落，五花鬢，束，鎖眉，埋腮，又羞，又咽，馬子，把手巾，替他，拭淚，獄卒，數名，前後，隨從，檢吏，跨馬，儼威，押之，觀者，雜道，爭先，趨着，那美人，將就，刑。

方纔，矯眉，轉睛，欵欵，說起，道：若等，且聽，聞人，將死，其言，善臨，死一言，請煩，若等，轉說，奉勸，普世間，嫩娘，奴一念，錯了，迷魂，顛倒，不待，父母之命，媒酌之言，待奔，無路，戀之極，妄意，弄火，犯這般，重罪，昊天，之罰，爭奈，逃得，不孝之責，懊悔，無及，要平生，痴情，好觀，演伎，徒愛，倡優，婀娜，欲人，悅，已塗抹，要他，羨我，治良，誨滔，聖訓，不奉，以此，致之，以此，至是不，獨娘等，宜以，奴為，鑒，抱兒，人家，更須，鑒照，若等，幸不，責奴，前途，見憐，頻死，善心，請一句，念佛教，奴免，万劫，苦惱，說畢，泣下，万人，一口，南半，之聲，震動，千住，來。

原上茶店數客啜茶吹烟皆道可惜今日火罪人嬌
面冶態看杜若杜若一樣分寸不差想他父母如何為
心何等痛傷何等苦楚一客待還錢去摸索腰間道
晦氣也為那拐子施伎茶婆問道無被掠多少銀子
客道賤佩不足惜錢也些少一客道小可也先刻險
抽懷袋幸早覺悟那輩大膽向刑場猶為這等衣食
客道要也繁華中之物都會何方保無之嘗讀擔暴
雜記云都門繁會之地偷子拐子有非意計所及者
六一少年以銀易錢於市方諧價忽一老者從後
擊而仆之且罵曰父窮至此兒有銀乃私易錢不孝

孰甚遂奪銀去旁觀者謂是父責子也少年悶絕
久始甦云吾安得有父也而銀已去不可追矣又有
藏利刃雜稠人中剪取腰間雜佩或至割衣襟一幅
去混号謂之小季被剪者覺而獲之雖加歐辱弗怨
或旁人指破則必較矣有女即坐香車一書生行其
旁而美相顧有情小季者伺書生後將下手書生不
知也方回顧女即不便語但以口頰隱示若有人伺
於後者書生覺而斥之小季遂去未幾車轉曲巷女
即口忽為小刀劃破小可當時拊案言何其彼此相
似之甚此方大都通邑亦皆有此伎為生而江戶則

最甚嘗聞之道路其使雙剪佩謂之中着剪空手向
進抽衣中物謂之違按施伎於違行之際也初立人
後伺之遂繞出前下手於其間謂之立大抵甲剪傳
乙丙抽送丁相助為之乃或獲其人物則已逃倒受
之罵或一人而掠走謂之飛以其飛走也揮刀劫奪
謂之度須按國語相訓媼度須即其略以怛奪也且
其隱語紙曰楂志夾袋貝大腰袋曰茄子烟管曰鉄
鉋又曰伽追豐禹掖楂志者楂志至沙夢之略夾之
懷抱也大者以受用之大也茄子鉄鉋以象言之而
伽追豐禹者為謬轉其音也衆客皆道君何等博識

不讓繁昌記作者容含笑道纔好讀書何說博識然
豈儂那曹鄙儒以為乃吸願則學孔子一客道近日
街上見一儉父為拐兒吸眼我往彼來肩纜摩儉父
便覺被抽然不觀其手就辭曰緊要文字挾在中伏
請憐察完璧銀子從命拐笑曰汝得非錯認乎我豈
敢儉曰憐之拗曰猶疑乎便解衣振示之而吸奪之
袋挾在尻邊禪紐處爾時衆既環之儉曰果然我死
因泣下辭氣愿款誠意動人拐亦不忍欺之曰拜伏
乞之於天我能為完儉即泚首而袋早自天墮拐微
吟披裘去

品川

品川者江戶之咽喉也為天下第一之巨港為東海
五十三驛之初程繁會可知矣御殿山櫻春而遊人
如湧海晏寺楓秋而逸客如織泉岳寺香火四時風
薰牛坊車輪早晚塵起如來寺之高敞眺望蜃飛東
海寺之幽邃閑吟神遊宿禰森立爭江下猫妓館稠
密奪岸起樓風蘭露簾又宜約涼又宜賞月七月則
拜月拜月八月則玩月玩月並為一大佳節當夜妓樓鬧
雜固也高輪在品川北十八里間遊人傾堵六月則天王祭
鼓譟昇神輿入海壯觀可想南而酒樓之大者曰三

間茶屋北而茶店之小者曰八山茶屋其間屠沽之
多不勝算數也六七月之交都人例賽富士大山二
神發行並由此乃送往迎來雜道比常不翅三倍予
嘗戲作品川竹枝原一百首今鈔十餘首標繁昌云
友人蘭汀波多野氏亦賦品川竹枝詞題曰江上漁
吟令予序今茲壽梓世人如要盡品川風月之情其
集盡焉非如予梓無風趣也

御殿山櫻

櫻花開遍簇晴空一坐春山枕海東奇絕無人不道
畫紅雲方映白帆風

一擲千金拉妓遊，三杯好耐洗春愁。山頭因試花前醉，早約江樓觀月秋。

如來寺櫻

車馬紛紛瞻載馳，櫻花映出碧浮屠。如來也合拭慈眼，西土斯花一本無。

海晏寺楓

一從楓樹染新霜，多少遊人趣夕陽。古寺秋深却簡爽，晚風無地著荒涼。

泉岳寺四十七義塚

香火百年今尚醅，貫虹義烈日爭輝。如將義冢比疑

冢，唯數英雄，奸賊非。

東海寺

纔入山門禪味清，風塵不似世營營。西來意屬東江上，滿院松濤物外情。

妓館

万里茫茫水接天，泊橋爭繫碧樓邊。此間也有西施住，送了吳船迎越船。浪拍前灣樓影漂，去來之船去來潮。阿娘嬌養黃馬，憤更向身邊下鐵鎗。

二十六夜

天等更深益爽涼，露簾捲盡醉風觴。
一擷共倚兩般，意客遲月升，娘遲郎。

十五夜

此地中秋作福天，絃歌如海酒如泉。
世間今夜十分，月七八分都在品川。

岸、潮回浪漾金，万樓遊客豁胸襟。
高歌深酌醒還醉，自月升時到月沈。

三世凭欄誓夫婦，嫦娥脉脉海之東。
只期比翼翔天上，愿聽孤身走月中。

天王祭

似把江舟陸地推，金奩顛倒碧瀾披。
阿妹休言身世苦，天神沈海不無時。

八山下茶婢

鶯聲燕語小神仙，說水談風度妙年。
一啜茶湯豈解渴，兒郎与擲百文錢。

三間茶屋

例唱陽關三疊歌，一盃送別意如何。
不知日坐幾行客，酒暈渾和淚暈多。

富山賽客

欣喜阿誰不面閑，旅裝無恙自山回。
酒亭早已迎人

滿撫掌先呼軟脚盃

牛坊牛車

牛坊、裏、萬斯、牛、無復、田家、藝、尾頭、太平、氣象、繁昌、
畫米鹽、緩挽、駕梁、輶

赤穗諸士復君仇、或有少可議、然節義之所、在、可不、
貴哉、乃世俗、皆、是、之、然、世儒多、非、之、揣摩、巧論、唱和、
毀之、予嘗竊憤焉、今茲、泉岳寺、閑、悵、陳、其遺物、為、靈、
觀也、賽客、殊、羣、可見、人心、感激、存、于、今、今、會、者、會、記、及、
其遺蹟、因、論、此、附、之、未、知、我、果、是、耶、彼、果、非、耶、然、苟、
貴、節、義、我、甘、心、於、讀、者、序、為、俗、論、焉、嗚、呼、与、儂、而、不、

貴節、寧、俗、而、貴、義、也、耳、

傳曰、父之讎、弗、子、共、戴、天、言、不、及、君、者、以、資、事、之、敬、

其道一也、是以、居、其、喪、斬、衰、一、之、其、就、養、左、右、一、之、

弑君、弑父、其、罪、同、之、以、道、之、一、然、矣、國家復讎之、

禁、官代之、誅、之、亦、不、使、之、共、戴、天、也、庶、人、或、犯、

官、蓋、以、殺、入、者、死、之、法、處、之、不、以、不、孝、不、忠、罰、雖、則、

被、刑、其、為、孝、為、忠、者、猶、有、為、君、父、死、於、人、事、不、出、於、

一、或、因、傷、而、死、或、受、辱、以、裁、斃、於、其、藥、陷、於、其、讒、死、

有、差、別、然、死、由、出、乎、彼、則、死、怨、皆、一、之、於、此、而、已、矣、

曷、共、天、而、立、世、也、哉、凡、為、臣、子、者、唯、知、有、其、君、父、而、

已。兄之仇，不反兵，情之所急，心之所激，不暇於較死之差別，顧國之法禁者有焉，赤穗諸士復讎乎吉良氏，亦唯知其君而已，可不謂之忠義之士乎哉！官蓋以忠義自盡賜之，而世以忠義感激仰之，而儒者異論多，不與之要，不過於欲立異見以抗俗耳。世有從唱其說者，謂予曰：官賜侯死，其刑過當，諸士宜背城一戰而死，反報怨於吉良氏，是不知所怨也。予應之曰：侯不忍小忿，妨大禮，刺私怨，干公朝，官便照法賜死，或過當，不出其範圍，諸士縱有憾，豈其所怨乎？官以法處其君父，然為臣子者，奉歸怨於

官 國家之制法，不立于世也。侯固當死矣，然其

死由出乎吉良氏，則所怨焉非所怨，如據城拒命，復益累君耳。曰：如原其死，由於侯不重幣以請其指揮，亦自我爾。侯生車於私，然諸士從之，可謂繼其私曰幣之不厚，有司之吝，不過侯不周車之過已。使侯不忍於私者，則本吉良氏之私吝，指揮於不腆以激之也。侯死出於此，諸士之怨將何之？如論其王，豫讓亦非義士也。曰：弄凶器，破國憲，擅殺朝臣，曰不共戴天之讎，唯見其死，仰已何暇顧焉？曰：振徒結黨，緩謀之洵為之，事不發露，亦幸，讎不先死，亦幸也。曰：同

藩忠義之士其志誰不同已欲立而立人不得不與
之共且彼重門備難敢死義士不得不緩謀之不
得不洵為之車脫覺死法已讎儻死自裁已成否
天也我盡吾心焉也耳曰良雄者國之大臣輔翼之
道不能格君心之非諸前日使侯忘社稷龜玉毀擯
其責安逃曰常理固然矣然以此推之殷之三仁亦
非仁也縱令良雄等不免前責處變甘死歲寒後凋
猶忠也矣猶義也夫曰志既得矣宜自裁猶歸命干
官其心謂忠義有名幸免死即得爵祿如拾芥死
未晚也豈非假義濟慾者歟曰事濟矣 國憲於是

乎始省謂死者一也庶幾此順是義士所以為義士
以慾擬之抑鄙矣小人度君子也耳嗟夫 官賜之
自盡蓋與其忠也不則刑堂服梟天授之機會蓋與
其義也不則志應不遂道理必有人情必然通天下
咸感激仰之然迂儒曲學恃情戾理橫議妄論 國
典巧論枉敗善類亦徼以為知者孔子曰君子成人
之美不成人之惡迂儒何反弗思甚也

深川

深川繁昌狹斜為最曰土橋曰中町新地云石場云
併擗下裳繼警坊凡七町更細算之擗下有表裏之

差石場有新占之別至妓院之數不知上幾千戶其
間自有盛衰壯氣互寄聞昔者土橋為盛今則運於
中町新地漸屬冷索石場却向熱鬧然其運畢竟不
外出以今較昔還是為一大繁昌一刻豪遊万金車
載手輸其間可謂盛矣深川之俗原來与吉原反媚
家聽客拉妓出乃每歲元旦洲崎拜旭之遊為第一
番詳千太半志龜井戶之梅墨田川之雪佃嶋狼烟兩國納
涼莫弗往焉莫弗醉焉吉原則色為重威嚴為貴繡
衣畫裳粧色欲濃深川則藝為重洒落為貴淺脂薄
粉飾樣欲淡初篇所謂墨水之花似吉原媚上野之

花似深川妓即是乃有色無藝置之下等一人兼備
拜為上頭其既色為重便別畜歌妓不許賣色他為
色者執鞭藝為重雖則色藝有別然其實兩賣他為
二者結襪是以人之鬻子於深川兩契立文色亦證
賣藝亦證賣因俗謂之二枚證文吉原以在北方謂
之北里深川以在東南謂之辰巳北里則客就妓樓
辰巳則聘之酒樓樓上作成者北曰若者並用男子
南曰輕子並用女子誘客為以者北呼茶屋南呼船
宿以舟行之便也然而船宿散居乃潮退則不能舟
者往々有之客猶就謀而船主陸送遂侍佐興可謂

亦使船干酒席間

中町街尾花亭之樓上，一席高筵，水陸並陳，絲竹競

起，財主坐中央，白虹吐氣，大鼓謂之大鼓，按鼓舞，佐歡之謂，輕子左陪

右侍，秉色媚意，貢獻，但是坐間，只覺春光暖身

外，誰知秋意寒，榜外箇敝陋小住，破窗紙古，小屏障

風傾軒瓦碎，大盤受雨，一俏郎沈痾始起，鷄骨為瘦

亂鬆如蓬，岑寂無聊，擁衾坐下，聞得外邊駒屐聲，圓

滑送响，一娼妓張、跑來，手快推戶，慌忙上前對，即

問道：朝來如何，果益佳麼？即應道：勿復煩，念慮元氣

則全復，但踈慵為僻，猶懶健起，休怪、、千恩万謝

斷絃復續，枯骨再肉，他百般使用，區處万端，何以報

乏，何日償之？妓道：呵呀，主君做這言，夫婦扶持，世間

通義，休說報，休題償，怎這等費閑思，不怕鬱悶釀病

今日晴和，宜火挑洗，必定快活，便抽取自家頭上金

櫛，立即脊後輕、梳去，病髮易脫，鬢半上櫛，妓暗、

追想，当初吾，即揮霍撒豪，那時一呵氣飛鳥也，墜使

太鼓醫者，奉履，令輕子女流，結襪，何思，一旦父親，嗔

怒猛，被謫責，卑身出門，爾來親族也，尺信不向，交遊

也，一錢不通，難耐，那太鼓輩，着旆，倒戈不復，以大將

稱題，以窮鬼目，以痴漢，妓感傷不堪，一滴感淚，向，即

襟上揮落，將來恰聞前樓上唱一首月中行道是
寶鸞闌，匝月團圓，皎潔水光寒。鴛鴦照影，顧相看
交頸狎，輕翰一毛猶愛，取餘血捐，不得亂鬢膏乾。
窮愁為病，骨如判，不覺淚闌干。

妓向懷抱，摸出碎銀子，交付，即道：「一兩充數日，使用
四銖元管家婆，備錢就裏二銖換錢，為乞藥腳錢，一
番百文也。」支八箇日，如別有事，須急走書，分付停當。
方纔拈管，吸烟前樓，與財主，凭闌倚傲，千銀萬金
拋為纏頭，幫等從傍勸道：「大將醉矣，官醉矣，散步江
邊拾興，則箇遂擁簇財主，下梯，恰好三月上巳，泃崎

之瀕，潮退，珠遠，遊客陸續，人影載路，財主跟耀，豪
耀奢，幫間喋，撒嘲，撒謔，不則數里，早出江濱，看時
長天縹渺，絲霞黯淡，神迹魂飛，人豁醉，潮涸海如
滌，舟膠，檣如樹，兒女欣，褰裳走沙，這邊拾蜆，那邊
掠蛤，歡天喜地，獲金玉一樣為思，財主大叫快活，顧
幫等道：「掠此種來，幫等應道：『不敢，財主道：『好，
急叫從者，捧一錦囊來，便一把抓出銀兩，潑散兩
拋，幫等怎敢住著脚頭，得並向泥沙土烟走，爭先這
邊攬黃，那邊撈白，我擠汝奪，和泥沙顛倒一會，女
兒拾貝，光景也像財主手麾，叫聲來，恰好沙嘴

樓內、漏戶始發、叫衆幫、新浴更衣、早着排下一面酒
桌、飛白倒鬻、猜拳爭籌、飲至日落、掃興出門、看時看
沙頭潮回、江天一碧、遠岫已低、悅影欲無、水禽尋棲
漁舟漾火、一彎新月、遙懸於品川之天、財主東扶西
倒、步々物醉、汝哦我嘯、早謀過土橋、來橋西箇、一大
酒樓、曰平清、深川烹家中之巨饜、財主怎肯空過、去
叫衆、闌入樓內、幾箇使婢並美麗並乖巧、清聲呼應
接客、掌席者財主至、一齊噓頭唱箇肥喏、揀一所華
潔高樓、前導下榻、又酒又肉紛々送來、又杯又盤整
々捧至、嬌模嬌樣圍繞撒媚、酒器並珍異、莫不古怪

下物通奇、味莫不精妙、教人眩眼、教人落頰、財主更
使豪、又叫幾位粉頭、至艷歌冶曲、按竹彈絲、但是銀
燭高烧、烟封欄外之花、細腰徐舞、慙欺簾前之物、財
主終日連飲、昏醉如泥、骨軟氣呆、恍惚如夢、一般粉
頭引前、幫間推後、蜂擁下樓、時夜已深、四天靜寂、只
是犬声相和、財主抖擻精神、道那箇自今陪我長夜
之飲、皆道敢、遂向東風菴、驀進闌之、東風石橋二
亭接客、便宜雖深夜、亦不謝、雖拂曉、亦不辭、且聽其
流連、連一旬不敢謝、俟二旬不敢辭、一種別樣妙樓、
當下衆客、小呼大叫、一齊並拳打門、正是奇兵衆、暗

夜襲敵營他應聲起闌門受客準備停當輅取不謀
燭光射客煌如白晝口未動手未撫快送熱羹快下
溫酒於戲自非斯繁昌都天下何處佳斯妙樓自非
斯太平世世間何人弄斯遊

三伏苦熱人正眠不得時十分爽涼我方快活欲羽
新地江樓是也每歲至夏官照例放烽恰直新地
之前面治不忌亂不虞講警响震百里烈威四海火
術之精妙今不讓異域豈不昭代一大盛事哉發放
有期海之一面遊舫競聚濱之万樓觀者爭候彈絲
調竹低唱淺酌把戰場光景為遊境奇觀於戲太平

之民也哉客凭着風攔涼酌取觀粉頭陪話笑語紛
雜猛响得連声火光冲天客指着道砲家那烟謂之
彩雲那火謂之虹蜺這稱黃龍這稱赤龍呼羣鳥呼
双玉曰玉連星是也曰水晶連是也往來火即是三
段幾即是紫雲黃雲赤雲其他云：辨識細說且道其流曰扶
桑曰武衛曰森重曰荻野曰何曰何遂援筆次放翁
觀烽詩韻云

忽聞霹靂聲連放烽火戰紅光灼碧天煌燭認人面
玉宇開明都雲衢入赤縣月黑大星零海明龍燈見
續紛空中花發揮巖下電堪誇太平民尊酒開襟噉

歌吹起水中遊舫萃若箭豎唯震馮夷應驚廣寒殿
客更賦教詩寫其景餘已出于太平志

近日入市偶購深川集者國歌也俳體也蓋亦竹枝
詞也予不鮮為國歌然讀之稍覺有趣因鈔數首附
焉深川風月之態亦可以考

葛廬

賦歌峨波廼奈賀禮乃須會能宇架連孀都比廼餘
類勢夜伊通玖南琬良武

福麻呂

布奈存古廼真玖良南羅閉天賦加賀波能阿曾比

破喜也九廼可寺越巨曾登礼

鐵雞

万古登奈志斗比乃尼伊波留々美增津良喜支也
勺仁南左解毛不加賀波廼左登

銀雞

美阿賀利乎志天豫父紀夜苦波多遠耶馬廼古呂
能宇知母不加雅半乃嗟妬

抄餘率意戲和一首可為國歌乎可為俳體乎可為
竹枝詞乎不自知也我且羨和汝亦妄聽

麻年嘉類々媪爬奈伽野登乃奈那鈍麻樂追由廼

南植雞毛，不如賀波濃阿岐。

東北諸列之船運米柴漕魚鹽，又膏又炭，舳舻相啣，皆達深川，亦繁也。亦昌也。一帆船順風趨潮，快走如箭。船內幾箇行客雜話紛，一客向小猴指着他，一船道：「那行船怎那樣快？」小猴道：「何說快？他是原來繫得不動。」客道：「如然，猶曷快？」猴道：「何容疑？是係我船快。」客笑道：「去秋宛理先生來言，人智之幾一世進，一世一歲進，一歲今日比之，百年前發明不帝，倍徙耳矣。」小猴難哄，且那先說之日，居其所常不動，世與運拱，之船之理推之，或然利足客裂在野道實然，如使

日輪東西旋轉，流星一樣，宜向後邊曳一大餘光，佐

原客亦在野列道我鄉亦信他，說多初聞他大言自說，吾是

日本之忠臣，可謂楠氏之後身，如教為僧，即是弘法

大師，亦善詩，亦善歌，又解梵字，又解蘭字，徂徠也。本

居也，何足掛牙？我想是也。窮措大瞞人套語，及見其

人，却是箇老實人家，始知他打這般大話，誘後學方

便，遂聽其講，如龐迪我刺私，亞里斯多，游于六黃周

道等爭論地動樣子，說得妙，真如見當時桐生客

在上道，其說通，日月五星一箇，皆為世與就中日與

謂之天照國，其國有生無死，有樂無苦，且晝夜也沒

有極是無上樂國人如要生其眼須守五常行仁義
江戶客剪他句道繁昌記所謂上方役者其人想是
其說謊如說天照國即是我日本如題樂國我江
戶即是天照樂國怎別索之自古言金烏玉兔欲生
日叟無若為焉此外設法何仁義何五常但其謂金
与女做引力此則實理雜話中船既入鎌屋溝舟師
指點岸上笑道這方深川那方本所樂國即是官等
速上

本所

本所亦狹斜之窠穴曰常盤坊曰松井坊曰何曰何

佳麗互競繁會交達長岡坊云吉岡坊云何云何云
是則極賤貨品流屬下等此種賤品古号局肆今謂
之切肆藩籬設郭巷道四達道甚狹繞容通二人遊
客踞踏恰入洞穴一房棲一貨房內窄亦容坐二人
飲也於是眠也於是背後隔紙障主家住妻孥不止
言語相通上耳連解帶脫衣窸窣一糶一糶之
氣息了上手朝雲暮雨楚夢幾番一日商買算教
不遑

叫過一声放歌宛轉紫棟妓聽取惶忙起身捉声嬌
挑一會遂引入奴声一嫩少年手巾鼻頰悄張過

早被老妓一把撻住，以手喫一驚，待一力脫身去，妓怎爭敢放緊，抱撲棄命拽上，快手閉戶，撲地投鑰。正是：黥眉陷穢，辟痴蠅墮蛛網。妓含笑道：此所是閑。汝帶路引否？双手摸他懷，探出一索肉帖錢道：好。不依分說，把他打翻。少年喫第二驚，仰天，聲不得。妓便跨得下，鞭間壁有客，命酒令肉呼，蕎麵喚煨薯，主婆小鬟並口侍，食客醉氣漸湧，一發撒豪拋餅金為纏頭。婆鬟喫驚，想道：千古椿事，一生沒有，今歲何等福分，遇着這般纏頭喜，歡，弄摩得掌生熱，起去障後發包。

問思掌中之珠，便是新鑄百文錢。

人間世，取命之末，奈貧也。有等富也，有等貴也，無極賤也，無極鈞是女郎也，同是賣色也。然而等差雲泥，貴賤特異。上曰晝三，下曰夜發。上往，下間，上之上下之下，不可勝算。教也。然如其情，則豈二之哉。上下各有敵其樂者，一也是世。所以有夜發，自古言夜發，至晝三，不買徧，則未足稱真知風情者也。蓋或然矣。本謂有物呼人，若泣若訴者是也。且以其為下之下，故老妓流落擔，惡疾者猶守，故輒以送餘生。今則不然，青年妙齡，頗有姿色者，往，有之亦出於命末，奈

欵幕天席地倚木作庐懸下薦箔纔遮傍觀他倚箔
呼喚求售可憐双袖帶霜夜使人動淒惻之情可憐
粉面照月時他自呈含羞之態不似局妓扯住力賣
不像上頭矜色張威然而人之無情人之好事觀近
迫面揭起行燈品鼻評口喝粉采紅客衝入然尚傍
觀不動作者譬之小厮作成管犬交接一霎時客來
客去雲烟過眼不比犬兒幹好事移刻聞之一野客
要買初番便設一法趁早入那庐内候焉候間自以
為此策新奇世孰出之使他喫一驚且足以示我慙
慙何思他至唱箇大喏道謝今晚著鞭趁早如法

其人喫驚暗想道世間不無人矣

猛看薦飄猛聽妓叫庐内驟走出一蒼頭一漢子趁
上不依分說把蒼頭踢翻罵道空手幹好事汝潑皮
何等大胆早遇傍人來助乱顛乱推洒拳如篩原來
有箇管場男子備這等之變世呼這漢曰牛居士欽
按此職極賤非人所為便牛馬視之目又按職幹
干野亦牧牛馬義之所名因憶所嘗聞遊此場者謂
之野宜併考焉

晝三者通晝夜賣之名夜發則唯夜是鬻世有二八
蕎麵者又有夜發蕎麵者二八亦連晝夜賣之而夜

發亦唯夜是鬻可知世有夜發女即然後有夜發蕎
麵夜發之名亦舊哉聞二八者昉于寬文四年距今
百七十三年河漏之繁昌爰極又有手打者蓋出於
二八之後其製精細家亦從萃器亦從潔愈出愈精
益多益行而此二家雖連晝夜賣夜則以亥時為限
是所以有夜發也乃夜發亦出鬻裝作兩擔擔頭懸
鈴鏘送响循行鳴售因又呼風鈴蕎麵東市西井
郭外橋頭揮月鳴雨莫處不鳴風鈴亦賤品位屬下
等乃其有夜發之名不止夜賣彼此同品以其似極
似然矣嗚呼之二物色食之最輕者猶且繁昌至此

聖人云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宜哉

演武場

古人言北斗為兵象而此方地形自然似焉乃我俗
老武所以宇內魚比也蓋然矣聞軍陣之法起於

神武帝然初立五陣後作七陣蓋亦原陰陽五行以
寓二五之妙用也逮神后之朝漢人來獻太公

八陣法后以其書傳之應神帝然帝

以為後世或為亂人資乃臨崩火其書為灰啖之後

因祠帝為軍神世必謂八幡官是也後吉備公

入唐受陣法端亦未傳之世而藝及至醍醐帝

故遣大江維時求之于唐實延長元年也維時歸
朝傳之其家乃至六世孫匡房蒙勅傳之源義家
爾來子孫相受傳之於源氏云輒近兵家者流駢出
訓練立教弓馬為家槍劍作法盛也哉其講兵乎治
世焉官於郭外四方置弓場設馬埕有壬有林士
大夫徃執射執御講習是極御不失馳發矢如破騎
射最為壯觀蓋聞國初天照帝創造弓矢弓曰
天鹿兕矢曰天羽其品有四曰座陣曰發向曰護
持曰治世及至神武帝製作始備然後未武人
隨意出巧弓有重藤側赤塗籠藤三所藤等名目矢

有雁股蚤日神頭上指鏑等品數而騎射三科曰笠
掛曰犬射曰流鏑馬且速馳馬曰櫻狩千里馳至六
百里之遠連發箭曰大矢數發及九千之多槍亦振
古有之然用之之盛蓋自楠氏其品有直槍管槍鎌
鍵十字大身舟繪等之別雉刀亦屬槍女人多用之且
使棒揮鎌拋鎗投石其他武用莫弗悉備莫弗盡課
獨至劍術則庶人亦得學之是以劍家立門分派其
流殊夥武備志亦收我新影流劍法可見夥而且術
之精練然而術中原有居合起合之方本末相須為
用然後世分為二乃居合亦別列武之一科弓馬鎗

刀家、流、競、磨、其、術、爭、琢、其、法、何、其、盛、也、然、猶、世
之、慣、治、間、有、武、而、文、者、乃、其、歲、首、之、會、亦、例、文、家、費
會、聘、妓、佐、酒、按、曲、撒、興、思、夫、有、武、者、必、有、文、豈、不、亦
以、柔、能、制、剛、之、理、耶、非、欤、

先生儀服馨咳上場羣弟子以次上前嗑頭道杖履
万福康健迎春奉祝、、費會照例好是新晴奉賀
、、一、一、禮畢反位只見一人抽班進出道請衆位
兄弟誰肯一刀見諷一人應聲跳出道敢請、、二
箇一拜了並把朴刀相迎一來一往一鎖一閃大吃
小叱刀声叮、鬪了三二十合勝負未分間但看一

位粉頭整、櫛、蓮步來進向先生長揖道今日万
福依舊賜招多、奉謝青盼帶喜紅頰堆笑恰是武
庫降天女劍山迎觀音一坐呆得魂飛魄飄那二箇
爭免不、軟足柔扭、捏、立站不穩先生道好、
舍之曷必論勝負刀頭殊銳足見平生練磨好、、
快飲祝酒暢達春襟早省排筵席陳杯盤粉頭轉鶯
声唱一齣賀曲一稱三嘆先生綬、已無算爵酒酣
興濃一人攘臂起舞衆皆彈長鈇打節遂卒杯盤狼
藉或操刀牽絲寫春駒舞或冒武面試惡玉踊春駒惡玉並舞名
只見粉頭揭起紅袖抽出玉臂左手先折一指預保

勝向衆道來，快試一拳，一人應，声道請，一袒見
誼，扶袂來鬪，一往一來，一叫一閃，恰是敲石火迸裂，
巖電掣，交番競戰，然粉頭逞本事，那箇一人抵堂，得
女將軍氣得，鷹揚何數，漢土木蘭不讓，日本巴姬，他
便乘勝，乘醉向衆誇說道，君等平生，所學不知何學，
如實學，可學之，所熟，可熟之，所刀之，所拳何見，差別
手練，原來不如心練，說劍術之奧義，亦是在一心不
動，陰陽無二，指劍一理，心之太極，既定眼曷，不快手
曷，不快，夫撫劍疾視，匹夫之勇，君子鄙之，暴虎馮河，
聖人不与，以奴視之，君等，所為，纔是手頭之仗爭，奈

臨敵保勝，却是平生揚武，長劍等身，短袂露臂，只是
但像使刀賣藥，漢子模樣，三冬立課，體費閑汗，五木
敝扑，掌生豚胝，也是与春米人家同樣，先生顧左右，
道好，以束帛贈女先生。

茶店

當今茶店之盛，亦與酒肆爭多，乃至繁會，所比戶可
吸，或借祠地，或賃寺域，或在鬧處，而大者高樓華麗，
名茶待客，小者今不復奉晚茶，瓶茶杯之良從，可
知矣，然而製茶，宜磁末茶，宜瓷磁，此曰瀨戶，瓷此曰
樂燒，按樂者，以宗慶為祖，漢男常慶，通稱吉吉，工門，繼業爾來

子孫相嗣綿々不絕今至十餘世世住在京師江
戶則以乏其植故古無業此者及近歲漸有而漸盛
繁昌都之勢然矣今乃寶來氏龍山通稱吉六為名工其人
賦性淡泊甚有雅致河濱之陶不窳雖非同日之論
器因人成之理者一也乃以自然見良之故焉者種
多然其造甚少是以常貧亦龍山所以為龍山其舖
在淺草馬道街以厭雜道寓金龍山中入丸堂令二
弟子右六左六者本舖近日名益高以天保甲午歲
官賜台觀可謂名不虛予嘗戲題其所造風爐有
二聯贅以證古無之物今莫不有焉

代僕親吹火

學仙坐起風

須烹新葉茗

曾吸落花風

二十五絃

十五絃三味線之行其伎為業者瞽師曰檢校曰勾
堂曰何曰何其流曰山田曰生田曰誰曰誰互立門
戶各爭微妙女師其流長歌也豐後也又何又何每
街潤門前篇必謂楊花者亦其一也然而琴瑟古矣
世會之者少去冬優人市川九藏自浪華帰善彈二
十五絃是古所謂瑟也言長崎行中必學但以其為
最古故曲調甚少因就予請製新詞予乃賦此付之

亦昔日無之物莫復不有之一記證嗚呼如使九藏
為三即我取翰林一官應得百文錢一般巴調獨有
慚於謫仙

續長恨歌

玉容寂寞淚痕新只記長生殿裏春一殿金釵寄作
信三郎底事老風塵
鞞鼓轟天動帝宸蛾眉委地馬嵬塵當時為擔三千
寵別恨長牽在一身
三世誓成婦帝都九華帳裏夢魂孤多情要走人間
上不似嫦娥負老奴

紅塵長隔白雲鄉金鑰重鎖玉房堪恨方家欠手段
致魂不使見君王

鷓鴣為雀犬鶴

昔者孟軻氏稱齊之繁昌鷄鳴狗吠以證其盛可想
矣江都夷類之萃珍禽奇獸姑舍焉鷓鴣極多舞雀極
多躍為儘多鳴犬儘多吠夫以此為繁會之證也則
豈不太平之一大端證乎漢上自古麟鳳為祥然彼
則以少見罕出為祥此則以多見極蕃為瑞然而彼
方五代之際麟鳳多萃于蜀歐陽氏論之以為多出
非瑞物也便彼以多為非祥而我則以多為瑞

益祥蕃、愈瑞乃今之治平以予言之勝堯世遠矣
此種之蕃比之鳳皇來儀可也何必仁麟靈鳳然祥
瑞論之哉

數鷲衝雲戾空盤舞一番鳴一鳴道快、好天氣富
士山頂半點雲雲哩嗚呼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五風
十雨生此太平世三市五街翔此繁昌天我與汝皆
幸、豈不福高運好諺所謂江戶人倒於食屠肆歲
增酒店月息剝鬻殘骸又飽又饜我輩莫一鷲不得
死殊喜近年鰻鱺店之繁山鯨棚之昌食足神王使
食指不暇動可憐山翟澤雉與我同是鳥類却是年

中乏餌一飲一啄平生多飢豈遑擇食如鰻鱺連香
不能聞且如猪鹿肉却是山澤今為飢饉嗚呼世自
古言鳳皇、自我言之何必算德那輩獨珍西土
深藏高舉何不向東方一出見德輝不來繁昌之味
至死無識何等愚真凡鳥、他言非竹實不食
咄、竹實若何風味豈如豆腐厚味堂下街間一
婢携竹籃呆、來過衆鷲一顧一睨咸道好東西油
豆盛得有數爭嚷一會待我逃汝往一老鷲道汝等
不要爭那婢山出田舍婢姑出都俗呼山出取之容易探囊中物一般
一鷲足便叫一小鷲往汝欽哉他直倒翼說時這那

時早囊中之物早已掠取上喙那婢吃驚一跌滿頰
潮紅仰空怨望衆鳥一齊撫翼哄笑老鸞道凡物欠
兩全繁昌世間物漸小值漸貴比五十年前油豆腐
亦未減過半喫着不足時聽蓬風起四方八面風
箏冲空聳聳耳道又喧又雜然可謂絨繁昌天鳴
太平世奇觀々々那邊數大風箏係貴公子等頑耍
何等豪奢頑弄倦來剪綵任飛一日一兩千里無迹
自非此間如何得見殊嘍々々但比夏天烽火鬧天
震空時々使我驚殺猶好々々
一箇屋上鳥對鳥道近頃如何有獲否一鳥道多獲

多食每日十分飽了却是患下利顰蹙道又送通氣
好々前頭那士頭上便好一直起身向他頂門上點
撒下士吃驚望天摸頭知為鳥屎滿心歡喜微笑
道常言為鳥糞死其人造化妙々心願成就今歲可
期先刻算命先生言今年春夏交運極旺猶且須竭
人力助天命坦然諸事万端莫不如意想此占是也
為挪揄道痴奴愚漢世間多是此蠢脊肩諂笑語痔
吮瘍脫使那曹蠢兒誤升干公以貨動以媚從諸事
万端莫不如愚將不潔汗西子於心不安吾一々擇
此輩頂門當厠穢過高望低瞰聽得笛声亮々箇虛

無僧有母來過，爲道那人等，並是武門不遇之士，不
事二君，孝不忝祖先，悲歌慷慨，寄迹禪門，英傑莫非
其人。去年一件亦足以振士風，安浼之使不得使，不
得好。後邊紫衣僧至，那悉駟上亦好僧，其頭士其
心，瓶式持友，佛意擎跪，曲拳捨身，武門且平昔甘受
後庭之汗，吾尿却是清淨時見白鳥一隻，翩尋路尋路
爲道，朝鮮鳥來，仰空一嚇。

數雀跳躍皆道，可喜。米艘百万，今亦又派盛哉。
官庫千瓦万壁，長城也。像富哉，御藏前光景九十六
箇，豪商高棟，撲地鼎食，鳴鐘，聞堂初那，豪等先人倚。

木賣茶，何思今爲此，素封聞之，寬永年間有井上喜
庵者言，都下四箇豪商，今各蓄三千金，蓋驚其富也。
何也？驚想當日士富而高貧，以不如今士亦富，商亦
富，欵嗚呼，使他復起，想應驚死三千金商，今復孰算
之。吾曹何福一啄万粒，淡三農辛苦之膏，濡一生遊
翼之味，不接那，安得此飽，天恩可思，可鳥而不如
人乎？一雀道，昨晚一奇話，知否？那儒靜軒住，在西福
寺，西新堀之岸，福寺後邊着，那貧儒好笑，那儒昨晚
殘坊在新堀側買米大約可二升，褚以携歸，可憐，褚底有穿
粒，漏玉，他曾不省，呆吟詩，行我尾之，隨漏，隨啄。

大槩喫着二合許，他比到門方纔覺悟，顧我嚇唬，
自恨真箇化僧錯，撒鉢米樣子也似好笑。一雀
道：「那方一院南燭極多，想熟盞一遊嘗新。」一雀道：「敗
了我已檢之今度和尚極吝，燭子纔紅早已一枝，
袋罩去無復着半粒禿駝那廝，不唯不分鉢米却更
奪我食，連自己欠賞觀一雀道：「世間守錢奴並是，
何獨那廝時看萊鳥人執竿梢，伺去雀等認得錯
愕決飛。」

有坐豎前脚，呆然望空，有起揚後脚，跑上為勢，有悄
々向側屈腰撒屎有步，嗅過揭一脚，溺或伏地貼
首或把身投地昏，引睡轉々自娛，曲臂抓蟲使啄，
驅蠅黑白赤駁羣犬聚而居，烏者一小廝，摩去叫声
白來，々々白突起惶忙搖尾，走進亦黑相顧道：「他造
化又見招必定好餌，白去未多時浪々，還衆犬看時
看，他面上黑々抹畫，双眉相視哄笑，白歎口氣道：「也
被那廝騙，目非經數兩，此墨爭輒消吐，復幾日為人
笑具，又聞急叫黑來，々々黑顧白道：「今番造化運我，
不知飽何東西，吾生得黑身一生，免畫眉之弄，急速
尋声去，何思那人家叫他侍小兒，溺投些煨薯皮為
報，黑快々失意還，只着赤一声叫了，錯愕跳避道：「叱。」

浚皮這首幾番，使我吃驚。前日，迄今未消。白笑也。今番造化運汝。

縞衣女裳翼如車輪，長鳴一聲鶴踏祥雲，翩颺回舞。東翔西翺，吃一驚道：吾不來儀，纔可百年，何思這等更益繁昌。前日吾來深川，本所並是大半汙菜，人烟布踈，草棘荒涼，只看野水之縱橫，不思大藩劇街為。此都會殊驚，根岸向島並為此繁鬧。後世可畏焉。知來年不如今不意，教坊女師若是添多，筆道師匠若是加多，卜賣先生，街佛道場，典衣舖，骨董肆，篋戶混堂，若是增多，醫亦夥，儒亦夥，但思徂徠死後無徂徠。

雖多則多，學醜德齊，儒者與役者，不異醫者與藝者，甚似人物之卑，風俗之改，使鶴感時世之變，想又百年而來，更見何如繁昌。吾將又來，又來，更看無窮之昌。却思靜軒死後，無靜軒他日誰記。後之繁昌，未知後來斯鄙儒天更生之否。

靜軒居士卒

世人試思天地為原，為始而果，有果無我，未可知其如何也。况人物稟生于其間，自有觀之，則有自無觀之，則無况乎身外之富貴，眼前之貧賤，榮枯也。顯達也，共是鏡花水月，孰是非孰優劣。吾將何耶。吾將

何悲耶何也世人得之而驚失之而驚樂適來之時
悲適往之時甚矣人之不曉靜軒居士病劇遽然且
死妻哭倒在地搥胸道吾向說今年死謂前厄謂之厄
歲一為前厄
三為後厄庶幾禱禳除之子偏執不回今果難起豈不
遺憾且吾適汝未未掌觀子奈神念佛算起冥路必
定陷地獄受用多火苦子苦不為苦於妻子如何哉
居士微笑道死生有命神佛豈得私禱請免死世間
無復見死如然地獄亦甚閑暇天上亦甚寂寞且近
歲米價之昂人如無死天下益困思天先令我遊手
蠹國人等趁早結果了奪無用之口與有用之腹理

宜然且使吾免買米苦我亦自此安心豈不兩便且
吾佛緣之深年來衣食多依浮屠三千之佛孰不認
我八宗之祖孰不憐我我墮阿鼻他安束手坐視必
定拯之汝放心勿費思妻道恐不然子雖恃他自彼
言之亦可謂平昔剝佛循居士道好好或不見援
一觀地獄變相不亦善乎劍山血池寫取為續篇以
付汝猶支數月之飢不但此已吾老艸葦不能起家
不肖之責不孝之罪身受苦楚固其所也生無功德
死後為馬也其所為牛也其所牛馬受生孰與為貧
人孰與為浪人孰若為不肖不孝之子何為着些遺

憾獨所恨。汝不幸何緣嫁我。糟粕苦攻未報。永為牛
衣中之訣。我不無愧於汝。夫婦之情。我亦算免。汝生
前之苦。因遺言誠汝。汝無姿色未滿四十世未必無
偶。決不要守寡。此字代休書立證。任汝改嫁。須擇箇
不鮮一字。人才再醮。託餘生他日之福果。可期。妻道
如他日姑舍。目今家中沒一錢買棺材。修好事。何如
處置。居士道奪。與蟻原來吾所不欲。然太平世間
不得不葬埋好。汝須就親知人乞百文錢一投。桐
棺三寸何苦難辦。弟子近前道靜軒一家言十卷。一
卷僅刻成。經說多未定。今而師逝如何。便好弟子等

遺恨莫甚之。居士道何恨何憾。士君子之論蓋棺而
定。吾今知免矣。實行已立。何問緒言。如著本梓不梓
任見等。他日便宜。但切誠勿值諱年刻遺稿。書畫會
醮香奠。以累交遊。勿建碑銘。誣功德。諛墓中之我。遂
歌曰

此生昔至自何來。此死今歸何所回。不生不死今
我何樂不至。不歸兮我曷哀。

妻便拊盆兒便鼓碗。弟子皆舞嗚呼樂哉。以天保七
年某月某日。卒享年四十有一。寺則小石川西岸寺
是也。宗旨代淨土宗決。非耶蘇宗也。只聽門前喧

闕米商為第一番連書賈薪商古衣賈菜根商一齊
闡入並供簿證債催促爭先家人狼狽不知所措居
士在棺中忍不住叫聲靜軒今日實死不復以外出
騙君等連罪連償自此休

西國獲猩

天保六年猩自西國至出半豎時小波村可謂珍也按此物古
未詳其果有否今安辨其真假但不止頭髮連眉毛
皆赤真異物真奇種善舞善歌善言善飲而我邦
自古為禱物也散樂中有猩舞乃賀筵慶席演此
祝之於殿此世而出此物我雖未知其真偽何如要

亦為太平之祥可也為繁昌之瑞可也古語云猩
笑猩靜軒亦笑靜軒笑投筆云

後序

韓氏言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為書為書者
皆所為不得乎今而行乎後者也予謂此則古聖賢
人以道自任者之所為非是此等人所宜為法則也
後世又有憤世而為之有傷時而為之是亦君子之
流也及世愈降為者不復如古其為大槩不為名則
為利是皆鄙事非君子所為也而憤世之為自然不
免荒誕不經自放者有焉傷時之為窮愁幽思云得

不洩其哀者有焉然而間庶幾於道之言使讀者興起也亦有之至為名者則博記遠索稽古證今而自銜於為利者則奇幻百出架空構虛而極詭為名者安得一言之庶幾況為利者乎然猶孺子之歌夫子有取焉陽貨之言孟軻氏引為要亦在讀者之如何也爾則謂荒誕為高謂窮愁為驕驚其博愛其詭也亦不無矣予為斯篇非憤世傷時也固矣又非為名也唯出乎射利之為而已其既已射利曷名之顧為既已名之不顧何物不可筆之何事不可寫之亦有荒誕之語亦有窮愁之辭間亦有稽古證今者然作

者以為世之驚不驚人之愛不愛毫無損益於己豈善哉諱直諛而已要利而已而讀者觀其荒誕也或誤謂是憤世之為觀其窮愁也或誤謂是傷時之為不然也則又或誤謂是全係售名之為吁今世何憤之有今時何傷之有但是射利又何暇繳名也然而利亦有分有大矣有小矣占大利者一生受福澤溢子孫射小利者眼前救急醜累一生然而大利也者則亦非售名者也難獲矣何也名利相須也古人云汲於名者猶汲於利便為名之為為利之大者也然而世人觀其言即謂斯學而君子也斯德而賢

人也公卑辭聘之卿厚禮招之士庶執質爭拜門下
乃其人儼然跨馬帶僕其往濟其還皇人望其
塵曰盛也哉名勢耀世金玉萃堂買田遺子購宅棲
妾我雖未知其果為賢人君子否一生受福澤貽子
孫果有之而生也榮死也哀天下莫不惜之弟子銘
其德傳之於不朽我故曰為名之為為利之大者也
如射小利名亦從小矣世人讀其語便謂鄙矣斯人
放矣斯人君子何肯為之非儒者所為也公輦脚唾
士庶過其門恐流其醜嗟夫生前之福孰不欲之身
後之名孰不欲之車馬盈門人所欲也金玉萃堂情

所欲也猶且舍此取彼不忍之於眼前而一生之福
自損焉不暇顧於其求之者為失之之始誠可憐也
哉予乃今大悔且愧而自憐是斯篇所以閣筆於此
江戶之繁昌豈此而盡焉乎或曰子既悔之豈其心
亦將欲自今射大利而繳大名而得跨馬帶僕田遺
子宅棲妾之實耶則陋矣曰陋矣汲於名猶汲於
利學道然未免置意乎斯二者間安得稱賢人君
子又不足以語學者也其既悔小利之唾惡徼大利
之輦哉且我愧之耻於我影林下吞聲當穴獨善其
身而默以自樂者也耳彼跨馬帶僕者与我此

等。人何耻他之為。乃將欲自今亦為默。而已矣。或
又曰。道在於我。然不得其時。猶默。而可耶。曰。亦默
哉。不得乎。今而行。乎後者。衰世之言也。聖賢之任
也。今則道行于上。而學行于下。今之太平。今之繁昌。
有何所言。而書之哉。且借以今為衰。吾固此是。等。人
猶尚宜默。矣。嗚呼。既已悔之。庶幾後來外。彼二者。
然為太平繁昌中之一默君子耳。

繁昌記五篇終

橋口

土岐藏

